

文徵明《跋怀素自叙帖》考论

◇ 向彬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自叙帖》为怀素真迹无疑，帖后所附文徵明题跋为石刻拓本。本文从文徵明这件题跋入手，对《自叙帖》在当时的版本流传以及文徵明家藏的《自叙帖》情况作一认真考论。

一、文徵明《跋怀素自叙帖》原文及著录情况

藏真书如散僧入圣，虽狂怪怒张，而求其点画波发，有不合于轨范者盖鲜。东坡谓：“如没人操舟，初无意于济否，是以覆却万变，而举止自若，其近于有道者邪？”若此《自叙》帖，盖无毫发遗恨矣。曾空青跋语谓：“世有三本。而此本为苏子美所藏。”余按米氏《宝章待访录》云：“《怀素自叙》在苏泌家，前一纸破碎不存，其父舜钦补之。”又尝见石刻，有舜钦自题云：“素师《自叙》，前纸糜溃，不可缀缉，书以补之。”此帖前六行纸墨微异，隐然有补处，而乃无此跋，不知何也？空青又云：“冯当世本后归上方。”而石刻为内閣本，岂即冯氏所藏耶？又此帖有“建业文房”印及升元重装岁月，是曾入南唐李氏。而黄长睿《东观余论》有题唐童叟所藏《自叙》亦云：“南唐集贤所畜。”则此帖又尝属唐氏，而长睿题字，乃亦不存。以是知转徙沦失，不特米、薛、刘三人而已。成化间，此帖藏荆门守江阴徐泰家，后归徐文靖公。文靖歿，归吴文肃，最后为陆冢宰所得。陆被祸，遂失所传。往岁先师吴文定公尝从荆门借临一本，问示

徵明曰：“此独得其形似耳。若见真迹，不啻远矣。”盖先师歿二十年，始见真迹，回视临本，已得十九，特非郭填，故不无小异耳。昔黄长睿谓：“古人拓书，如水月镜像，必郭填乃佳。”郭填，谓双钩墨填耳。余既获观真迹，遂用古法双钩入石，累数月始就。视吴本虽风神气韵不逮远甚，而点画形似，无纤毫备，庶几不失其真也。^[1]

文徵明此则题跋，周道振先生辑校《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三、《大观录》卷二有载，《故宫周刊》第一三〇至一三一一期以及文物出版社本《怀素自叙真迹》也有此跋。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怀素自叙帖》真迹后有文徵明用小楷书写此段题跋以及文彭用小楷书写《自叙帖》释文的刻本。

文徵明题跋原迹为何没有保留在《怀素自叙帖》后？何时被何人切割？需要进一步考证。文彭书写释文是在“嘉靖壬辰五月望日”，而文徵明题跋后刻有“嘉靖壬辰六月廿又二日，长洲陆氏水镜堂藏石”。从书写风格来看，这行小楷与文徵明小楷题跋以及文彭小楷释文非常相似，极有可能都出自文彭之手。刻本上有“陆修之印”，可知，文徵明题跋应该是在嘉靖壬辰（1532）六月上的石，且该石被长洲陆氏所藏，而这陆氏应该就是陆修。对于陆修的情况，明代陆深在《宋夫人秦氏墓志铭》这样提到：

夫人讳端，字惠，以甲戌年十一月六日生，受封至宜人。子二：长警，太学生，方以器局需用，娶沈氏；次警，俊敏绩学，娶陆氏。女二：长适都察院检校张豈；次适中书

舍人陆修^[2]。

可知，陆修曾担任过中书舍人。文徵明题跋中所称“余既获观真迹，遂用古法双钩入石，累数月始就”正是为陆修双钩摹刻上石，但此时，《自叙帖》真迹是否被陆修所藏，需要进一步探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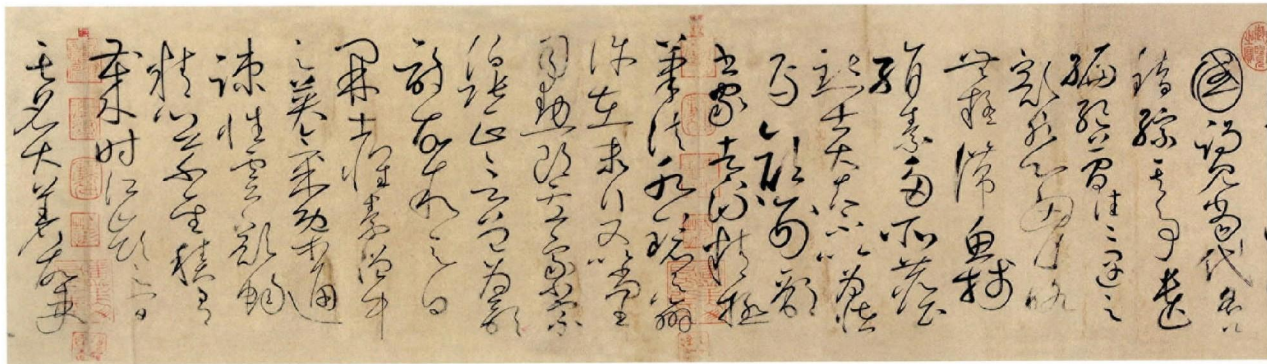
二、文徵明题跋中涉及的《怀素自叙帖》版本考论

对于怀素《自叙帖》的版本，文徵明在题跋中多有涉及，题跋中称“曾空青跋语谓：‘世有三本。而此本为苏子美所藏。’”文徵明题跋中所言“空青跋语”是指空青老人曾纡的题跋。据《江西通志》卷八十三载：“曾纡，字公卷，布子，善词翰，有志节，以荫补官，历州县。坐忤时贬零陵，与黄鲁直厚善。绍兴二年除直显谟阁，守本部，别号空青，有文集十卷。”^[3]

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怀素自叙帖》后曾纡用行楷书写的这段题跋，其内容如下：

藏真《自叙》世传有三：一在蜀中石扬休家，黄鲁直以鱼笺临数本者是也；一在冯当世家，后归上方；一在苏子美家，此本是也。元佑庚午，苏液携至东都，与米元章观于天清寺，旧有元章及薛道祖、刘巨济诸公题识，皆不复见。苏黄门题字，乃在八年之后，遂昌邵宰疑是兴宗诸孙，则苏氏皆丹阳里巷也。今归吕辨老，辨老父子皆喜学书，故于兵火之间能终有之。绍兴二年三月癸巳，空青老人曾纡公卷题。

从曾纡的题跋可知，世传怀素《自叙帖》有



[唐]怀素 自叙帖卷(局部) 28.3cm×77.5cm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三本。而文徵明题跋的正是曾纆题跋的那本，也就是苏舜钦家藏本。从曾纆题跋也可得知，元祐庚午（1090）年，苏舜钦之子苏泌（曾纆误写为“苏液”）曾将家藏本《自叙帖》携至东都，米芾在天清寺观看了这件作品，而且米芾、薛道祖与刘巨济等人还题跋其上。

米芾在《宝章待访录》中这样记载《怀素自序》：“右在湖北运判承议郎苏泌处，前一帖破碎不存，其父舜钦补之。”^[4]从米芾这段文献的口吻来看，应该是题跋在《自叙帖》后的原文。但是，曾纆的题跋中也有不少谜团：其一，既然曾纆在绍兴二年（1132）三月题跋之时，薛绍彭等人的题跋已不复见，不知曾纆何以得知《自叙帖》原帖有薛绍彭等人题跋？至于薛绍彭（道祖）和刘泾（巨济）的题跋究竟是什么内容，就更加无从查考。其二，曾纆将苏舜钦之子“苏泌”的名字写成“苏液”，不知有何出自？其三，曾纆称“苏黄门题字，乃在八年之后”。如果曾纆题跋记载苏泌携《自叙帖》至东都是时间确定为“元祐庚午”，即1090年，那八年之后应该是1098年，至少也是1097年，而苏黄门（苏辙）题跋的时间“绍圣三年三月”，即1096年，距元祐庚午只有六年时间，顶多是七年时间，不知曾纆为何称苏辙题跋是据元祐庚午八年之后？

对于《自叙帖》的版本及流传情况，文徵明在题跋中又称：

又尝见石刻，有舜钦自题云：“素师《自叙》，前纸糜溃，不可缀缉，书以补之。”此帖前六行纸墨微异，隐然有补处，而乃无此跋，不知何也？空青又云：“冯当世本后归上

方。”而石刻为内閣本，岂即冯氏所藏耶？

仔细分辨文徵明题跋的内容，有两条线索需要厘清：其一，关于版本的数量问题；其二，苏舜钦家藏《自叙帖》的流传情况。曾纆称《自叙帖》有三本，其中冯当世家藏本后来归上方。而文徵明题跋称尝见石刻本，且有苏舜钦的题跋，文徵明又称“石刻为内閣本”，并认为此本有可能就是冯当世家藏本。如果苏舜钦对《自叙帖》有题跋，那只能题跋在他家藏本上，而且他家藏《自叙帖》前六行糜溃，苏舜钦自己补书了这六行。从目前流传的《自叙帖》墨迹来看，前六行的纸张颜色和书法线条质量与后文存在一定的差异，认定为苏舜钦补书是可信的。如果石刻本果真有苏舜钦的题跋，那这件石刻本可能就是根据苏舜钦家藏本摹刻，或者根据苏舜钦家藏本的摹本刻石，绝不会是根据冯当世藏本刻石，而且冯氏藏本归入上方后，不见外传，也没有刻本。此外，冯当世藏本和苏舜钦藏本肯定存在一定的差异，文徵明所见石刻如果是冯当世藏本，凭他的眼光，肯定能看出石刻本与他所题跋的苏舜钦藏本之间的风格差异。

那为什么文徵明在题跋中认为所见的石刻本有可能是冯氏藏本呢？其中牵涉到苏舜钦家藏《自叙帖》是否曾经被文徵明收藏。据明代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卷一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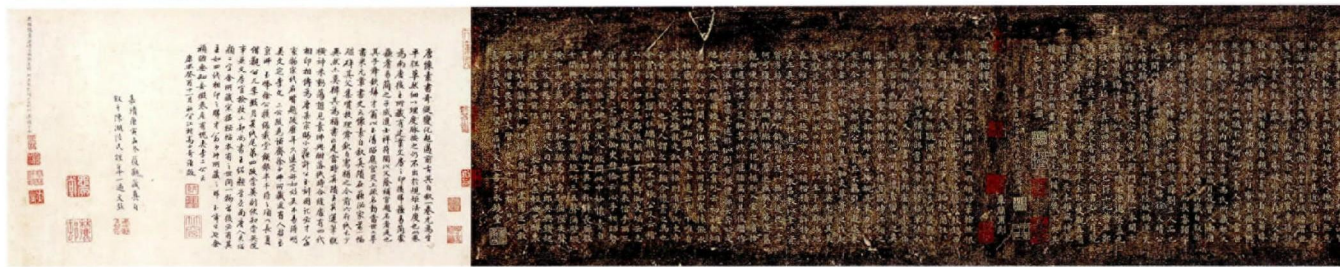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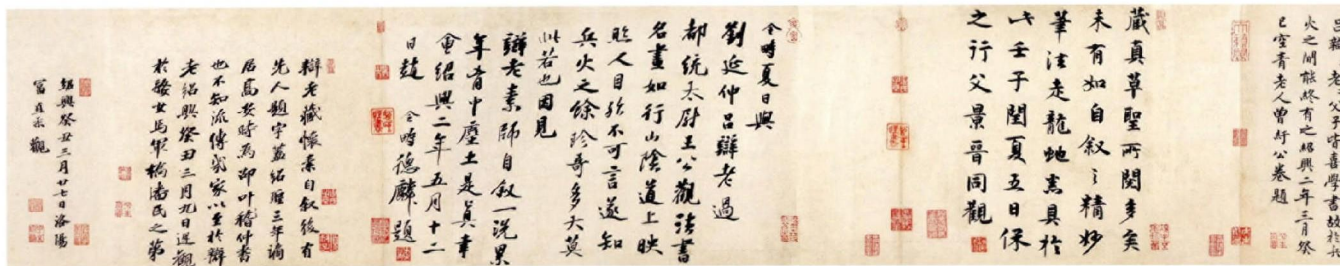
怀素《自叙》旧在文待诏家。吾歙罗舍人龙文幸于严相国，欲买献相国，托黄淳父、许元复二人先商定所值，二人主为千金，罗遂至千金。文得千金，分百金为二人寿。予时以秋试过吴门，适当此物已去，遂

不得借观，恨甚。后十余年，见沈頌宜谦于白下，偶及此，沈曰：“此何足挂公怀，乃贗物尔。”予惊问，沈曰：“昔某子甲从文氏借来，属寿承双钩填朱上石。予笑曰：‘跋真，乃《自叙》却伪，摹奚为者？’寿承怒骂：‘真伪与若何干，吾摹诳跋二十金归耳。’”大抵吴人多以真跋装伪本后索重价，以真本私藏，不与人观，此行径最可恨。后又二十余年，为万历丙戌，予以计偕到京师。韩祭酒敬堂语予：“近见怀素《自叙》一卷，无跋。却是硬黄纸，纸厚甚，宜不能影摹，而字与石本毫发无差何也。”予惊问：“今何在？”曰：“其人已持去，莫知所之也。”予语以故，谓无跋必为真迹。韩因恨甚，以为与持去也^[5]。

从詹景凤的记载来看，怀素《自叙帖》真迹曾藏文徵明家，但文徵明在题跋中对于此事只字不提。为什么呢？詹景凤文献中记载很清楚，罗龙文想从文徵明家买《自叙帖》献给严嵩，且文徵明以一千金将该帖卖给了罗龙文，但是罗龙文买走献给严嵩的只是一件贗品，这件贗品极有可能是文徵明的一件摹本。为了证明该帖是真本，文徵明将苏舜钦的题跋移装在仿本之后，以此来证明所卖的《自叙帖》是真迹，而真正的苏舜钦家藏本《自叙帖》却被文徵明暗自收藏。

对苏舜钦家藏《自叙帖》的流传状况，文徵明在题跋中这样记载：

又此帖有“建业文房”印及升元重装岁月，是曾入南唐李氏。而黄长睿《东观余论》有题唐童叟所藏《自叙》亦云：“南唐



[唐]怀素《自叙帖》卷题跋

集贤所畜。”则此帖又尝属唐氏，而长睿题字，乃亦不存。是以知转徙沦失，不特米、薛、刘三人而已。成化间，此帖藏荆门守江阴徐泰家，后归徐文靖公。文靖歿，归吴文肃，最后为陆冢宰所得。陆被祸，遂失所传。

今考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自叙帖》墨迹本，“建业文房”印及“升元重装岁月”等还在。从文徵明题跋可知，该帖几经转手后，在明代成化间，被徐泰收藏，后转入徐文靖之手，经吴文肃藏后，最后归陆冢宰所藏，陆氏被祸后，该帖不知去向。陆冢宰被祸是在1520年，文徵明题跋又称：“盖先师歿二十年，始见真迹。”这里所言“先师”是指吴宽。吴宽卒于1504年，歿后二十年，应是1524年前后，也就是说，文徵明在1524年前后就已见过《自叙帖》真迹，但文徵明题跋《自叙帖》的时间是在1532年之前。从陆冢宰被祸至吴宽歿后二十年，其中有四年时间，《自叙帖》究竟藏于何处，文徵明称不知去向。文徵明在1524年前后于何处见过《自叙帖》？在他为陆修双钩摹刻之前，该帖真迹究竟藏于何处？文徵明也不提。但其子文嘉在《钤山堂书画记》有这样的记载：

怀素《自叙》帖，一旧藏宣兴徐氏，后归陆全卿氏，其家已刻石行世。以余观之，似觉跋胜⁶¹。

文嘉的记载很有意思，称《自叙帖》从宣兴徐氏后归陆全卿（陆完）所藏，并称陆完家有刻石行世。而墨迹本《自叙帖》后有文彭款识云：“嘉靖庚寅孟冬获观藏真《自叙》于陈湖陆氏，谨摹一过。”嘉靖庚寅即1530年，据陆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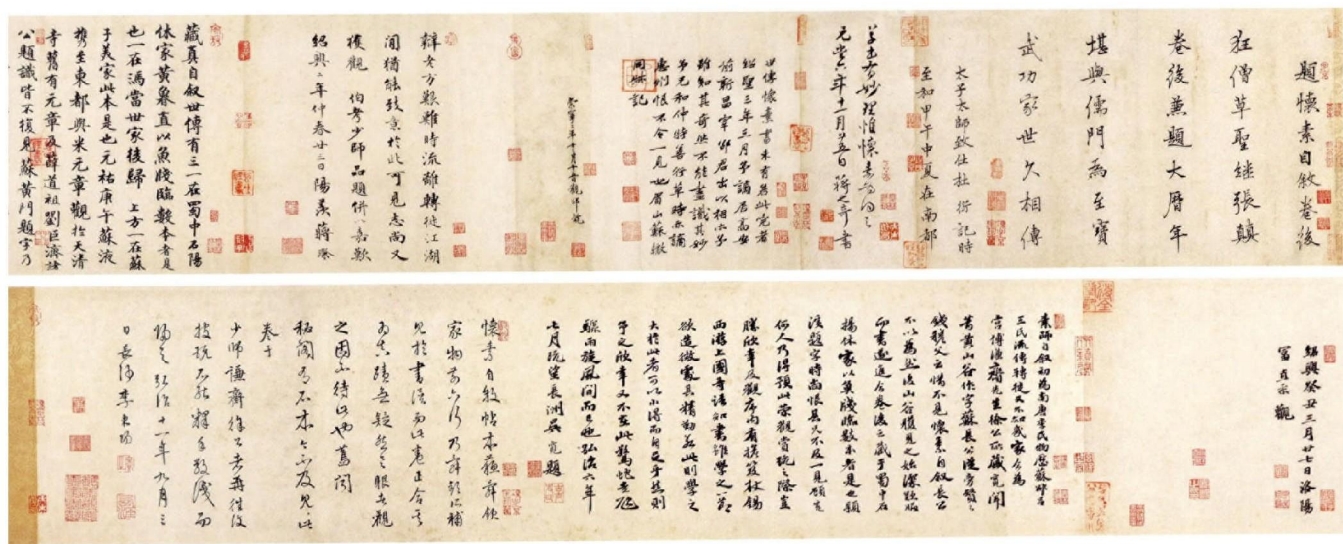
1520年被祸已经十年。如果文嘉记载属实，那陆完家藏《自叙帖》石刻本不是文彭所摹本，而文彭所摹本极有可能是文徵明题跋中所言“余既获观真迹，遂用古法双钩入石，累数月始就”的这件摹本，而这件摹本是文徵明父子给陆修摹刻的。可见，陆完家当时是否真如文嘉所言有刻石行世，让人难以全信，如果有，应该是文徵明父子为陆修摹刻的那件。文徵明在题跋中并没有提到陆完家有刻石行世的事情，只提到他曾经见过石刻本，且石刻本有苏舜钦的题跋。根据詹景凤对文徵明父子转易《自叙帖》仿本给罗龙文的记载，结合文徵明和文嘉对石刻本记载的不一致情况来推断，苏舜钦所藏怀素《自叙帖》真迹自陆完之后，几经周折被文徵明所藏，而罗文龙提出要购买《自叙帖》献给严嵩，文徵明不敢怠慢此事，但又不愿意将真迹出售，所以就伪造了一件仿本，或许是双钩填廓本，并将苏舜钦的题跋装池在后，而真本保留在自家。文嘉称“以余观之，似觉跋胜”。文嘉在《钤山堂书画记》中记载的《自叙帖》就是当时他父亲卖给罗文龙献给严嵩的一件仿本，这件仿本自从严嵩被抄家后外传，文嘉得以获观，该作品上的题跋是苏舜钦真迹，所以文嘉称“似觉跋胜”。

但是，文徵明卖给罗龙文的仿本后究竟装池了哪些人的题跋？是很值得探究的。从目前流传的墨迹本《自叙帖》来看，帖后没有米芾、薛绍彭、刘泾等人的题跋，但有邵周、王绍颜、苏耆、李建中等人题跋，并在这些题跋之后，有杜衍（978—1057）1054年76岁时在南都（南阳）题跋，接着有蒋之奇（1031—1104）在1081年是年

50岁时题跋，再次是苏辙（1039—1112）在1096年57岁时题跋，接着是1103年邵颺题跋，其后有1132年蒋灿（1085—1159）47岁时题跋，1132年3月有空青老人曾纡题跋，1132年5月5日景晋以及5月12日赵令畴题跋，1133年3月9日苏辙后人苏迟的题跋，1133年3月27日富直柔题跋，他题跋的地点在洛阳。在文徵明题跋之前，应该还有吴宽和李东阳的题跋。文徵明在仿制《自叙帖》卖给罗文龙之时，是否将这些题跋都装池仿本之后一并卖给了罗文龙呢？按照詹景凤的记载，万历丙戌（1586）年间，流传一本没有题跋的硬黄纸本《自叙帖》，与石刻本厘毫不差，他认为应该是真本。如果这样，那现存《自叙帖》墨迹本后的题跋又怎么解释呢？如果现存《自叙帖》墨迹本后的题跋皆为真迹，那什么时候《自叙帖》真迹原作与这些题跋重新合一而装池成卷的呢？

三、文徵明时期《自叙帖》版本的流传状况考

对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墨迹本《自叙帖》，台北故宫博物院于2005年10月用中日文出版了《建院80周年纪念》专集，其中《怀素〈自叙帖〉卷检测报告》为重要内容之一，2006年2月又出版了第二版。专集主编为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处长王耀庭先生，中文撰稿为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研究员何传馨先生，日文撰稿为城野诚治。书前有《自叙帖》全卷、引首、拖尾纸题跋全部高品质精印出版，另有十八幅高精度摄影与萤光摄影彩色、黑白局部放大对比照片，有相当研究参考价值。检测报告的结果认





[唐]怀素《自叙帖》卷后文徵明、高士奇等人题跋

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墨迹本《自叙帖》为怀素真迹无疑，且前六行为苏舜钦补书，作品中的题跋和印章皆为原物。于是，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文徵明为水镜堂摹刻的《自叙帖》是以墨迹本《自叙帖》为母本，但其中的相关细节需要进一步论证清楚。

王世贞在跋《怀素自叙帖》中这样记载：

真迹历数相臣家，归陆冢宰，近闻一总帅以八百金购之，复入平津邸矣^[7]。

根据詹景凤的记载，罗文龙曾经以一千金从文徵明处购得《自叙帖》献给严嵩，文徵明得到一千金后又分白金为黄姬水（黄淳父）、许初（许元复）二人贺寿。王世贞题跋中所称“近闻一总帅以八百金购之”应该就是指此事。而当严嵩事败被抄家流放，罗文龙因与严嵩勾结而遭斩首。其实王世贞题跋的《自叙帖》是文徵明的一件临本石刻本，应该就是水镜堂刻本。对于文徵明的钩摹水平，孙鑛评价甚高。他在《书画跋跋》中称：

文徵仲跋此帖谓“毫发无遗恨”，恐未然，中间论笔尚多，可恨者不止毫发也。……此帖乃徵仲手临，无但渴笔处钩勒入抄忽，尤更得其劲笔势，真不让唐人技，使《千文》亦使徵仲摹之，神采更胜也^[8]。

由孙鑛的这段题跋内容可知，他在水镜堂刻本《自叙帖》上看到了文徵明的题跋内容，应知文徵明为《自叙帖》所作题跋也已经刻入水镜堂本，这件题跋连同文彭书写释文的拓本还装池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本《自叙帖》后。那文徵

明题跋的真迹为什么没与怀素《自叙帖》墨迹本一并装池呢？

在前文的论述中提及，文徵明当时卖给罗文龙的《自叙帖》是一件仿本，而真本留在自家。而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卷一《临怀素帖书尾》中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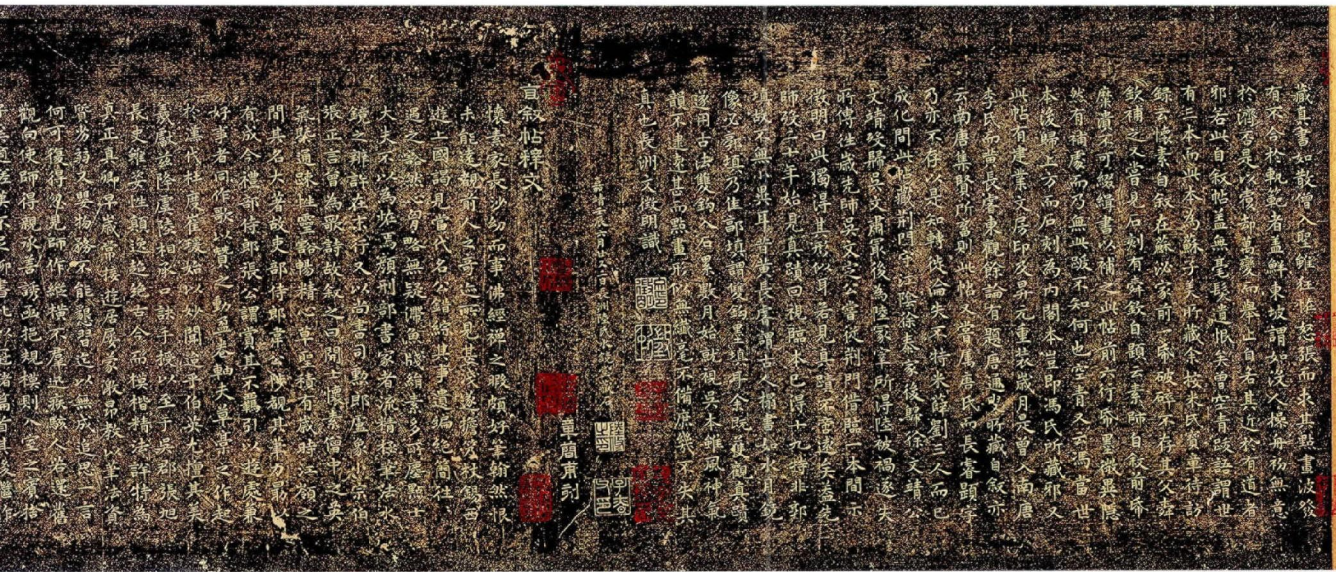
怀素《自叙帖》真迹，嘉兴项氏以六百金购之朱锦衣家，朱得之内府，盖平分宜物，没入大内，后给侯伯为月俸，朱太尉希孝旋收之。其初，吴郡陆完所藏也，文待诏曾摹刻《停云馆》行于世，予二十年前在携李获见真本。年来亦屡得怀素他草书鉴赏之，唯此为最^[9]。

董其昌此段题跋并不是书写在怀素《自叙帖》墨迹后，而是书写在自己临本后，且极有可能是在临写水镜堂刻本。但从董其昌的题跋内容来看，他认为嘉兴项氏所购买的怀素《自叙帖》是真迹，且从朱锦衣家购得，而朱锦衣是从内府得到《自叙帖》，并认为可能是严嵩家被抄后收入内府的。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墨迹本《自叙帖》来看，其上有不少项元汴的收藏印章，这件作品在明代时被项元汴收藏是不用质疑的。但项元汴所得《自叙帖》真迹是否购自朱锦衣家，未必可信。项元汴与文徵明父子关系甚好，尤其与文彭、文嘉兄弟交往十分密切，项元汴所藏《自叙帖》极有可能从文徵明父子手中所购，因为这种事实能解释文徵明摹刻《自叙帖》水镜堂刻本、罗文龙购买仿本以及《自叙帖》墨迹本没有文徵明题跋真迹的诸多问题。

当时《自叙帖》的版本流传极有可能出现以下几种的情形：

其一，文徵明的确卖给了罗文龙一本《自叙帖》以献严嵩，但不是真迹，而是他们父子制作的一件贗品，附上了苏舜钦的题跋真迹，以此证明所卖作品的真实性，而真迹保留在自家。当陆修需要摹刻《自叙帖》时，文徵明父子历经数月双钩真迹以刻入水镜堂，原石被陆修保留，文彭用小楷书写了《自叙帖》释文，甚至可能一并抄写了他父亲的题跋，都刻入水镜堂藏石，但原作并没有给陆修。因为文徵明父子要让陆修相信，原作已经卖给了罗文龙，但自己保留了一件摹本，而文徵明父子钩摹古帖的水平可谓下真迹一等，陆修以为是文徵明父子根据自家保留的钩摹本再次钩摹刻入水镜堂藏石，而其实文徵明父子是根据真迹为水镜堂钩摹入石。但文徵明父子又不能将题跋和释文的墨迹装池在真迹后，只好又从水镜堂得其拓本装池在后。项元汴购得《自叙帖》真迹后，因为与文徵明父子关系甚密，也不会将此事张扬出去，故称自己从朱锦衣家购得真迹。而当时朱锦衣家的确有可能藏有一件《自叙帖》，也许正是严嵩家被抄后收入内府的，但那件正好是文徵明父子当时制作的一件贗品，项元汴极有可能连同贗品和真迹一并收购了。

其二，也有一种可能，陆修如果当时收藏了一件《自叙帖》墨迹本，也有可能是文徵明父子的仿制品，但这件作品后可能附有文徵明的题跋和文彭的释文，甚至还有可能附有文徵明父



自叙帖释文

懷素狂草少初而筆佛經碑之暇頗好弄翰然恨
未能如前人之奇也此也
遊上國見名公巨匠遺墨如雲
道之於然一覽無不驚嘆
大夫不以爲然馬頰利部書家者流皆稱其法
統之辨許在不行又以高司馬即唐太宗
求正言曾爲取詩故紙之曰開懷素留中之矣
矣其龍跡世豈給揚神心草聖持石感時之
間其名大者故吏部侍郎李公懷觀其筆力
有欲今世者惟那張公謂其不羈引
好畫者同作歌贊之少
長史筆姿出類這絕古今而懷素精
賢力助又其物務不能盡習之人無從道
何可復得見師作縱橫不羈也觀人若
觀向定師得見師作縱橫不羈也觀人若

子钩摹的苏舜钦题跋，而苏舜钦题跋真迹与卖给罗文龙的《自叙帖》仿本在一起，那时可能还在严嵩家。但是，以笔者的观点，陆修当时并没有收藏一本墨迹本《自叙帖》，因为他也知道文徵明将《自叙帖》“真迹”卖给了罗文龙，他没有必要收藏留在文徵明家中的“摹本”，但因为他知道文徵明钩摹法帖的水平与真迹无异，作为刻石而言，从“摹本”钩摹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所以他收藏了水镜堂刻石。

其三，还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当陆修得知文徵明家有怀素《自叙帖》真迹后，在罗文龙没有购买之前，就请文徵明父子钩摹入石。所以文徵明在题跋中称：“余既获观真迹，遂用古法双钩入石，累数月始就。”而且，文徵明这段题跋一并刻入水镜堂藏石。也许罗文龙因为得知水镜堂刻本来自文徵明，而确认真迹在文徵明家，才托黄姬水（黄淳父）、许初（许元复）二人从文徵明家购买此帖。但文徵明一直保留真迹在自家，等严嵩事败后，才将真迹卖给好友项元汴。项元汴收藏此作后，在明末清初因战乱，作品又流落民间。康熙年间，高士奇获观并有题跋，后入清宫内府，一直流传至今。而文徵明题跋的真迹原本写在怀素《自叙帖》墨本真迹之后，但为了证明当时卖给罗文龙的是《自叙帖》真迹，或许那时就将题跋墨迹连同文彭的小楷释文一并装池成卷卖给了罗文龙。而在卖给罗文龙之前，文徵明已经为陆修钩摹好了水镜堂刻本，也包括自己的题跋和文彭的小楷释文。因为手头没有了题跋的原作，也没有

文彭释文的小楷原作，当文徵明父子把《自叙帖》真迹卖给项元汴时，只好从水镜堂获得一拓本装池在后，项元汴也能理解文徵明父子为什么将题跋和释文原作装池在卖给罗文龙仿本的《自叙帖》后，为了保持文徵明题跋和文彭释文的原创效果，项元汴也没有要求文徵明父子重新书写题跋和释文。

结语

仔细分析文徵明题跋的内容，再结合其他文献对《自叙帖》的记载进行综合推理可知，在文徵明时期，对《自叙帖》版本的流传情况，以上三种可能并不是最佳的结论。真正的结论应该如下：

结论之一：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自叙帖》墨迹本为怀素真迹无疑，文徵明为水镜堂摹刻的《自叙帖》就是以这件作品为母本。这个结论，已经有科学的检测报告，不用赘言。

结论之二：怀素《自叙帖》真迹在陆完被祸后，被文徵明家收藏，当罗文龙托黄姬水和许初从文徵明家购买怀素《自叙帖》真迹以献给严嵩，文徵明不敢怠慢此事，又不愿意将真迹出售，就仿制了一件摹本，并将苏舜钦题跋的真迹装池在仿本之后，以此蒙混了罗文龙，真迹一直留在家中。

结论之三：文徵明题跋中所称为苏舜钦自题的石刻本就是文徵明为水镜堂钩摹上石的刻本，文徵明为《跋自叙帖》也是为这件钩摹本所作。文徵明之所以在题跋提出尝见有苏舜钦

题跋的石刻本，并认为这可能是冯当世藏本，是担心罗文龙起疑心。文徵明既要让罗文龙认定买到了《自叙帖》真迹，又要让陆修水镜堂刻本有苏舜钦的题跋。所以文徵明在卖给罗文龙《自叙帖》仿本之时，虽然将苏舜钦的题跋真迹一并卖给了罗文龙，但文徵明留下了苏舜钦题跋的钩摹本。而文徵明在为水镜堂钩摹《自叙帖》时，专门在题跋中称“余既获观真迹，遂用古法双钩入石，累数月始就”。其目的是让陆修也认为《自叙帖》“真迹”已被罗文龙买走，但文徵明因为钩摹水平精绝，能够以他留下的“钩摹本”重摹上石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实际上，文徵明为水镜堂钩摹的母本正是自己留在家中的《自叙帖》真迹。等严嵩事败之后，文徵明父子才将《自叙帖》真迹卖给好友项元汴。

（作者为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欧阳廷川

注释：

- [1] 周道振辑校《文徵明集·补辑》卷第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336—1337页。
- [2] [明]陆深《俨山集》卷六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 《江西通志》卷八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 [宋]米芾《宝章待访录》，载《中国书画全书》（第一期），上海书画出版社，第960页。
- [5] [明]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卷一，载《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上海书画出版社，第5页。
- [6] [明]文嘉《钤山堂书画记》，载《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上海书画出版社，第829页。
- [7] [明]孙鑛《书画跋跋》，载《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第334—335页。
- [8] 同上。
- [9] [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一“临怀素帖书尾”，载《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上海书画出版社，第1004页。